



Handwritten label with Japa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title or volume information.

Two smaller handwritten labels with Japanese characters, likely providing details about the book's contents or classificatio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8
冊數 25 (1)
函號 279 25

279-25



太政官文庫			
共		八	漢
二		四	書
十		八	門
五	冊	函	號

叙李生增補史記評林

黃洪憲拜言

大閔大臺大龍會我濱海

文南號外士有鄒魯風乙

酉穗不佞奉

天子俞選校士拔其尤者

得宗謙子宗謙閔史晉安

人晉安古溫陵地也。溫陵
有三台。岬勝嶙峋而峯嶺
故其人多瑰瑋莊麗紫帽
拔立拱峙故其文多俊峭
竒聳大海東走而玉筍金
谿盤紆于西南故其文多
湛深沈洋宗謙尤斑又質

有其文焉。不佞於是歎墜
靈物華鬱積徐發儒簪
往簪隆赫矣。頃宗謙持增
補史記評林采謁且乞出
叙不佞取而卒業益凌故
有評宗謙益佐所未備。即
不佞偶有得間曾授旨宗

謙宗謙亦漫取而濫竽爲
端驥附諸鉅公後云夫袖
筆擣藻匪以侈空譚也剔
精神寄焉爾品瀉爛狀菊
搜遠羅匪以誇厚藏也剔
聰明資焉爾右馬史庸詎
左評註又寧可少凌李兩

君子也者宗謙所詮次往
又研摩奧義澤於道德總
史不離師門所授薦紳長
老所傳聞者近是漸又虜
浩穰畢具若鄧林會遠翻
河海史納犇濤也功司馬
史安儒最矣管長卿富於

辭漢武皇至讀子虛異史
長卿竟用翰林顯今
聖天子右文タツトス命禮官求
異書意蒸又厚萬一是集
得當明旨以次召問
是集者殆宗謙子虛哉彼
若昔温陵山川之盛且臣
宗謙重甲天下稱寧數成
都司馬相如已也試書之
為左券

史記評林首叙

史記評林叙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
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
元劉知幾曰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
語異音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韋昭裴
駟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
為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
矣嗟自東京以前注、撫覈其体裁而濶
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

而後世曰之第名為之小抵而實為之祖
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騫綺靡母論非指嚮
所在途軌殊矣其家稱能尊史記者母若
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
過邯鄲之步陽為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
也

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滫倍履往
古而其能為太史公者邇不出

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

憾為北地而後乃始彬蓋至於今而闡
闡其書搽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造而非太
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故之家所傳聞
異辭苦於不能徧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
傳會以文之不得下旨則姑穿鑿以逆之
昧法於篇則姑揜其句昧法於句則姑剽
其字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捫
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轍望砥柱
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

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以棟先之矣
以棟之為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
隲其人則自漢以及嘉隆無所不附載而
時之苟引它子史以已意據其勝而為之
宣明蓋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
列環寶于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
明司馬氏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以棟
奚擇哉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它傳也
胡以弗刪也曰以棟任述者非任刪者
也其既已知之毋嫌乎武夫之淆辨也然
何以稱評林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
志評也其於以棟取志為可也吳郡王世
貞撰



史記評林

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虬龍杳勾之怪騷裏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回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微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彪父子雖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

為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来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搢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並焦心殫思矣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夫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引商夾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聲規規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也而况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翻

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
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
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以棟氏少隨其
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
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舊所刺索隱正義
與韋昭裴駙服虔杜預王肅賈逵徐廣輩
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雋碩
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踈荒
繆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

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
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
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
韓詩外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
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
地理指掌圖等書苟其可以相折衷處君
皆為之髮櫛而緡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採
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無不
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

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所得而嘗世之
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遺
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
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為至而自
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
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
曰評林覽茲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
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
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萬曆四年丙子冬十二月朔歸安茅坤書

史記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於
史而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
矣其評之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
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司馬遷兼
之故名曰史記而評之者無慮數百家夫
易始庖羲詩逮列國及禮樂之治神人何
者非事何者非言則何者非記而不謂之
史故易掌於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老

聃居柱下，夫子就繙十二經，經歲於史，尚
矣。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為經，寧獨尚
書春秋乎哉？即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於
春秋，其亦失遷之所以作乎？姑以春秋言
之，其為一代得失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
於評矣。而其所削，若左傳國語，乃盛述于
世，為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十六七，而言
其失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秋並傳
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史

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
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
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
遷則勒而為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
較其體備矣。尚未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
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溢詞。乃余之論，則
頗異于諸家。遷之自叙，遠追于二正，近承
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於言表。

何其狂也。六藝各為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叙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為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闕，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進取之列矣乎。蓋自亂臣賊子作，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任文成數萬事，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曰乎舊史也。故本

魯國一傳，而遷為立于世家，其曰雖不能至，然心鄉注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折中于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黃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為義，前無所繫，後以為法，而与左氏傳語皆為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識于御原而為其所短，裁於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于探

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史記體裁既立，固目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誠易為力者耳。其時諸儒鑽仰，詁承為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至宋尤為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曰時所尚而資之近者為言耳。若夫卓然揚扆之，不但論其才，則余不佞竊識其大如此。吳興凌以

棟之為評林，何為哉？蓋以司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錄殊致而未同，歸以棟按其義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裒，次其才可概見。已使細金匱石室，其自成一家言，何如哉？茅順甫既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願余嘗有所評，以棟未之及，知乃引其大都于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萬曆五年歲丁丑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
布政使天目徐中行撰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
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
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
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
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
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
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
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

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
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
卷宋外兵參軍裴駘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
八十卷雖麤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
鄒誕生亦作音義二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
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
達學宏才鉤深揆曠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
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苟
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
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
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
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揆求異聞採摭典故解
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
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
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後序

司馬貞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旣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旣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

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
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
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
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卷唯記諸本
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駟亦名家之子
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
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
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槐顧言
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
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
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
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
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始
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
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
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
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
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益
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運比較於司南也凡爲三十
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索隱後序

終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
運兼以代為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
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
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
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
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
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
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
模別為書表題目觀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

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益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邦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竝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列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益

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竝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益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楊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竝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竝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

之末雖曰在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其條于後至
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
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
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
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
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
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竝謂之
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
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終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
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
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
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
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
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
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自足以經
邦裴駙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
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
雄皆稱良史之才况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

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
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諸衆
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
擬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致勿
通九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
濟滄溟之海未敢伴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
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
八月殺青斯竟

雲濱能體忠

建陽後學

全釋

獻芻劉朝箴

史記正義序終

史記集解敘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

索隱曰裴駟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
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註
三國志宋書父子同傳正義曰裴駟探
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
史記故題史記集解序序緒也孫炎云謂
端緒也孔子作易其子夏作詩序其來尚
矣

班固有言曰索隱曰固作漢書作司馬遷傳評其

駟此序先引之為說也據左氏國語索隱曰仲尼作春秋
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祖頴川太守父彪徐令
續太史司馬遷也漢武帝時為太子舍人

公書百三十一篇父談亦為大史令據左氏國語索隱曰仲尼作春秋
合三十篇故曰左氏傳國語亦丘明所撰上起
周之穆王下訖敬王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迄春

秋末九二 采世本戰國策 索隱曰按劉向云世本

所記也每篇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

說也凡十五篇也按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

日戰也國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

已名戰 述楚漢春秋 索隱曰漢太中大夫楚人陸

起及說惠 接其後事訖于天漢 索隱曰武帝年號

至武帝天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 索隱曰

漢之也音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索

之赤反音 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

矣 正義曰言作史記采經傳百家之事又其是非

頗謬於聖人 索隱曰聖人謂周公孔子也言周孔

老崇勢利是謬於聖人 正義曰太史公史記各

病夫則退處士 述貨殖則崇勢利處士 賤貧原憲非

八地理成使該通而遷天經之才述作無滯故異

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通人之蔽也而

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

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 正義曰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

論大道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 索隱曰游俠謂輕成重氣如荆軻豫讓

相從游義曰挾持之豪人 述貨殖曰正義

俠從游義曰挾持之豪人 述貨殖曰正義

物生也言貨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正義曰趨此其所

蔽也正義曰此三者是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俚索隱曰俚音里劉德曰俚即鄙也崔浩云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

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正義曰駟音因當音丁浪

遷史記是非世雖時有紕繆索隱曰紕猶錯也亦作

書云紕繆者兩絲同齒實勅成一家正義曰雖有小

書矣總其大較索隱曰較音角較猶畧也則大

也信命世之宏才也索隱曰按孟子云五百年之

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此言命者名世者隨岐曰名世

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

從此是非相質真偽舛襍正義曰質音茂舛音昌

之人或定彼從此本更相質故中散大夫東莞徐

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駟為註散入百三十一卷

具列異同兼述訓解正義曰徐作音義具列異

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索隱曰殊絕也左傳曰

大省略聊以愚管索隱曰按東方朔云以

小也然此語本出莊子文今云愚管者是增演徐

氏正義曰演音羊善反增益也采經傳百家并先

儒之說正義曰采取也或取傳說採諸

連等是也言百豫是有益悉皆抄內正義曰並採

家廣其非

神益史記盡抄內刪其游詞取其要實正義曰刪

刪除也夫經傳諸家浮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正義曰兼列數家之說不同各有道

理致主疑惑不敢偏弁故皆兼列也漢書音義稱

臣瓚者莫知姓氏索隱曰按即傳瓚而劉卒標以

漢書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註漢書之書又其

音非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按穆天子傳曰於西

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

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無今直云

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瓚音殘岸反

贊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正義曰漢書

無姓名者裴氏註史記音義按太顏以

為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皮益後所

加皆非其實時見微意有所裨補正義曰見音賢

未詳指歸也音義曰見音賢警警星之繼朝陽索隱

見已之微意亦有所補益也正義曰見音賢

日警微小之貌也詩云警彼小星正義曰見音賢

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噉出自東方亦能繼朝

陽之光警音火慧反朝陽日也正義曰見音賢

星繼朝陽陰已淺薄而註史記也正義曰見音賢

正義曰西嶽華山極高大裴氏自喻不燥輕小如

飛塵之集華嶽亦能成其高大管正義曰見音賢

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以徐為本正義曰見音賢

成其高華音故化反又如字正義曰見音賢

諸家異同故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正義曰見音賢

以徐為本也正義曰見音賢

未詳審之處則闕而不論不人心不同正義曰見音賢

殊別也正義曰見音賢

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正義曰見音賢

復辨明之也按周公世家敘傳愧非胥臣之多聞

曰依之違之周公敘之是也正義曰見音賢

索隱曰胥大六曰季名曰胥臣按國語稱胥文公

使趙衰為卿辭曰藥枝貞慎先軫有諫胥臣多聞

皆可以為輔又胥臣對文公黃帝子產之博物

十五子及屯豫皆入等事是多聞也

子產之博物

子產之博物

索隱曰鄭卿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
言晉侯之疾非實沈臺駘之祟乃說飲食哀樂及
內官不及同姓則能生疾晉
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安言末學無積舊史
豈足以備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索隱曰謂積德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已今此集解豈足
謂積德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已今此集解豈足
關預於積學多識之上乎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
所謂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

史記正義論例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臺府長史張守節 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太史公
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
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
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夏殷周秦訖于漢武
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
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
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
一月三十日三十輯共一載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
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

數也餘一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二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懲箴誠為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駙並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備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齋反丁音音今之史本則有從端音音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齋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矣如此之類立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黼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大哀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恐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

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勅字為錫陽以支章後代文問分將
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竝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
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
成依見字讀之大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
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益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
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
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竝依
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
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
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

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

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竝如心有愛憎稱為好

惡去聲當體則為名譽預音情乖則曰毀譽餘音自壞乎怪壞徹音上

怪徒緩反自斷去離也刀斷端管反以刀耶也奢反未也亦且反

語復音伏又扶過古臥反解核實反間紀覓反畜許文反畜許

也反養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竝音直之止而脂反

砥砥竝音旨惟維遺唯竝音以怡貽頤詒竝音與夷寅彝姨

脂音以私息脂反綏雖睢菱竝音息偲司伺絲竝音巨厄枝祗

股竝音章祗歧竝音巨其期旗棊蹏竝音渠祈頎旃幾幾竝音

渠希反僖熙嬉嘻竝音許希晞晞稀竝音虛霏妃菲駢竝音芳

飛非扉竝音匪尸屍著竝音式詩書之巾居人反斤筋舉欣反篇

偏竝音芳穿詳連反里李裏竝音良至贄竝音脂志之吏反利泣竝音

力

至吏力置寺嗣飼並辭字牴並疾自疾二置致躡鷲並陟器

去糞反氣去既亟去吏冀几利既居未覆敷救副敷敷

富副銀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

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

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

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益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

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

難辨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

畜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從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

又從用反待從也數色真反曆數迷數也又色角反頻也又色五傳逐戀反

又逐全反相付也卒子律反卒終也又音體各別不辯故發之也辟

君也徵也又頻亦反罪也開也又音普竟反辟歷也又施書移反張

反與也又羊間紀開反隙也又紀竟反射蛇夜反射也又式豉

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復符富反重也又音福除役之也又音伏重直拱

也直龍反疊也適聖石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大汜音紀水

又音几邑名在襄城又孚劍反為水在定陶樂音岳謂音樂

好也又音五教反覆敷富反蓋也又曲用反疑也又惡鳥各

也又音烏路反憎也斷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緩反解佳買

結也又核實反散也又佳幾音機度幾也又音祈近也又

也過音戈經過也也度前也又率所律反平例也又音徐廣云率即欽

三

也又音色類屈丘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上時讓反位也元
反將帥也也又羣勿反盡也強也長直良反又義也又藉才昔反名籍也
下而上王于放反霸王夜反即培勃向反補也又勝音升反又難乃丹反艱也使所里
借也蒲內反板也所吏相息羊反又沈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任入今反又棺
反息位反又沈禁反厭沒也妻七低反費非味反用也又
古患反歛之也又造曹早反七妻切帝反費音秘邑也扶味
反八姓

史記正義諡法解

張守節 上

惟周公且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
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車服者
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

人名諡謂

民無能名曰神不名

一德不懈曰簡委曲

靖民則法曰皇靖

平易不訾曰簡不信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

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

立志及衆曰公志無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

史記正義諡法解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之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衆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

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

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潛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

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

純行不爽曰定不行一傷

學勤好問曰文不耻下問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

質淵受諫曰釐深故能受

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

有罰而還曰釐知難而退

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聰明獻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親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協時肇厚曰孝協合肇始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穆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謹

聖聞周達曰昭聖聖通合

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布剛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

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

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甄心動懼曰頃精甄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慎敬

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

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少言而中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衆義以善自終

威德剛武曰圉禦亂

彌年壽考曰胡也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見果敢行

猛以彊果曰威強其於剛

彊義執正曰威問正言無邪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

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如一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不怠無屈曰貞恒然無稱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克敬勤民曰桓敬之以

辟土兼國曰桓兼入故

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攻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為政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為嚴

敷圍克服曰莊通邊圍使能服

狀古述今日譽立言之稱

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安心好靜曰夷不棄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為終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未家短折曰傷未娶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天殤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者改其性

不顯尸國曰隱以顯主國

殺戮無辜曰厲善人

復恨遂過曰刺去諫曰復反是曰恨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已者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好變動民曰躁數後徙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

歿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難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釐之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

秉德遵業曰烈遵世業不隨改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

不動成名曰靈在本性不見賢思齊

久而志成曰靈志事不

歿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致遠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險地

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

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不悔前過曰戾不知而改

怙威肆行曰醜肆行威

壅遏不通曰幽不弱損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卑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

柔質愛諫曰慧以虛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

去禮遠眾曰煬不率禮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

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

華言無實曰夸誕快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

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

而濟為景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

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

在國逢難曰愍兵寇

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

使民悲傷曰愍苛政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

施勤無私曰類無私唯

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

嗇於賜與曰愛言貪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躬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

除殘去虐曰湯齊之以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

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

而濟為景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

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

也康虛也啟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
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文也
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主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史記正義列國分野

張守節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

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

縣而京畿所統時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
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
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犍越雋
益州

魏地甯觶叅之分壑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
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陵河

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壑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韓地角元氏之分壑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

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邾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地昴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

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

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

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壑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

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

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壑東有菑川東萊瑯耶高密膠東南有泰山

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

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壑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

睢陵僮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滎

昌壽張今之睢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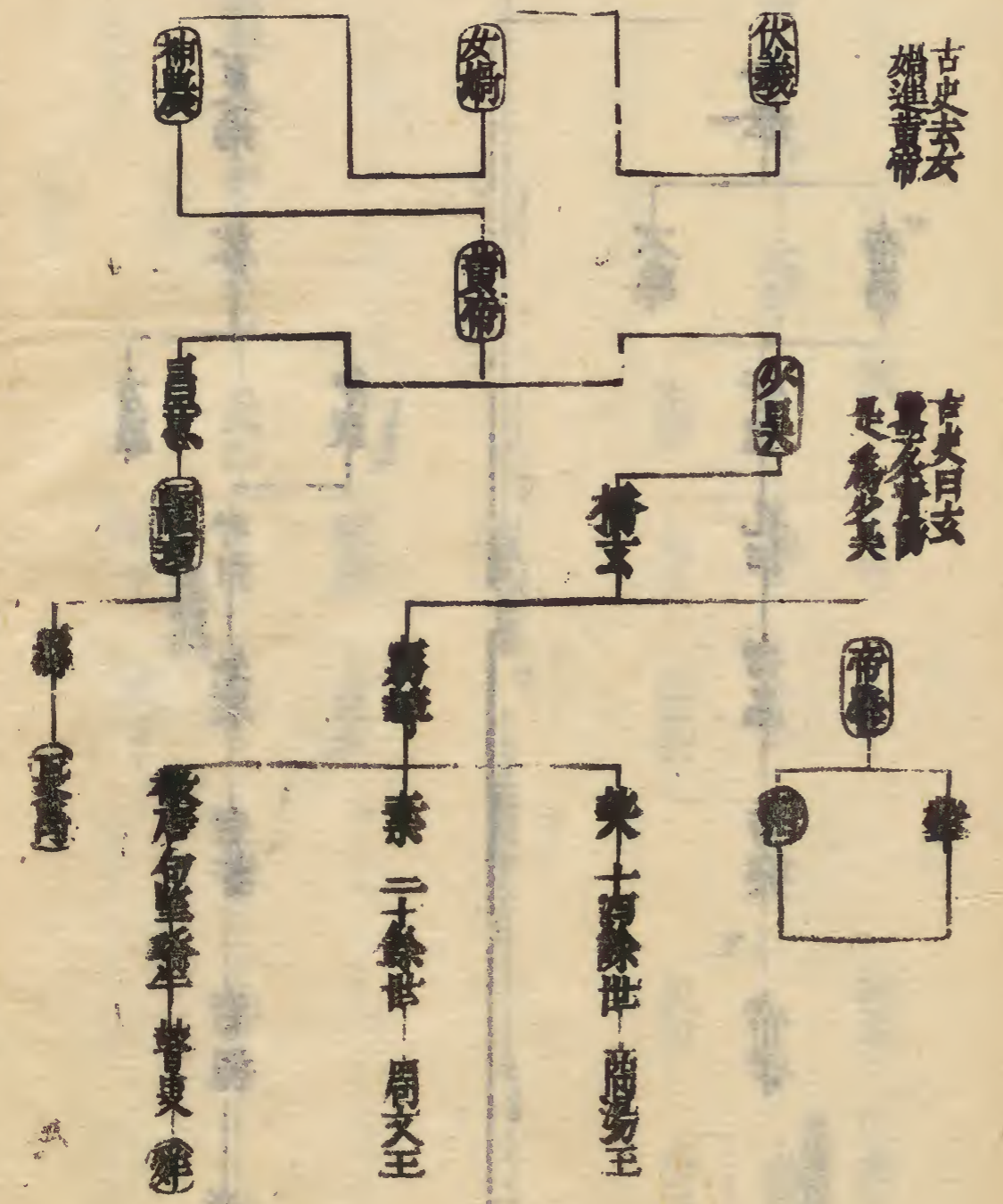
衛地管室東壁之分壑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壑

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壑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

史記正義列國分里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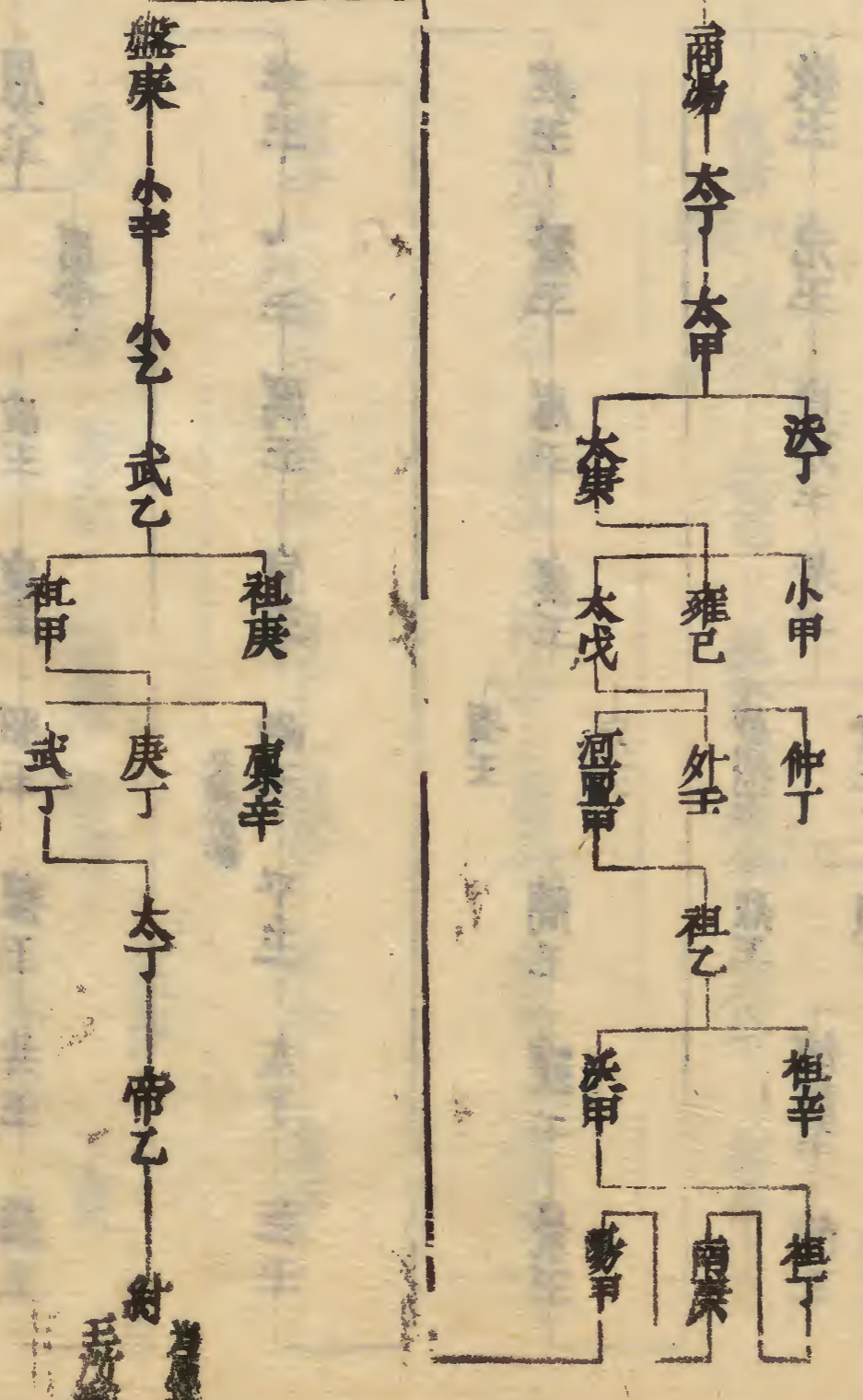
三皇五帝譜系



中汝南郡後陳曾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
 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
 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夫牙
 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略記之用知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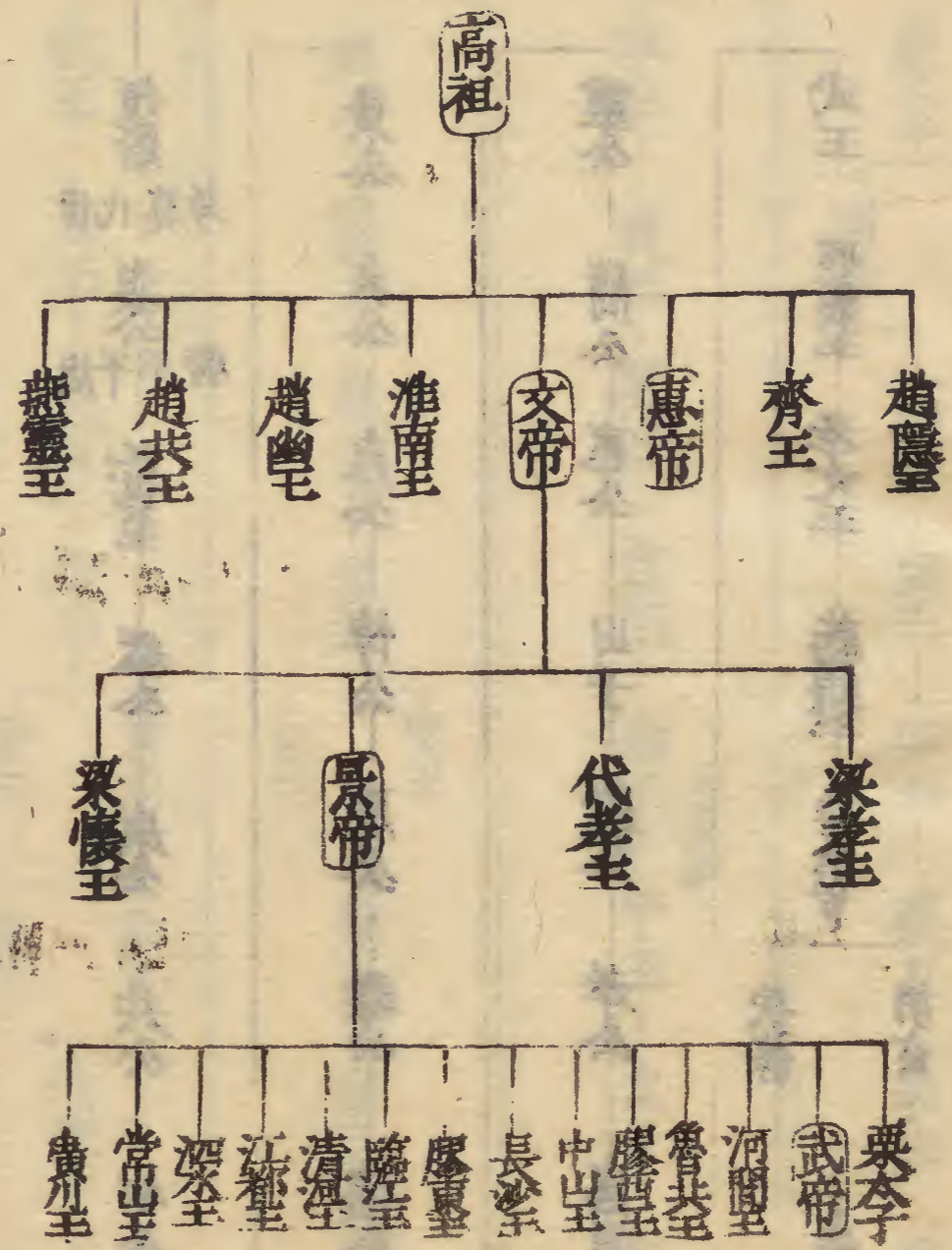
商 譜 系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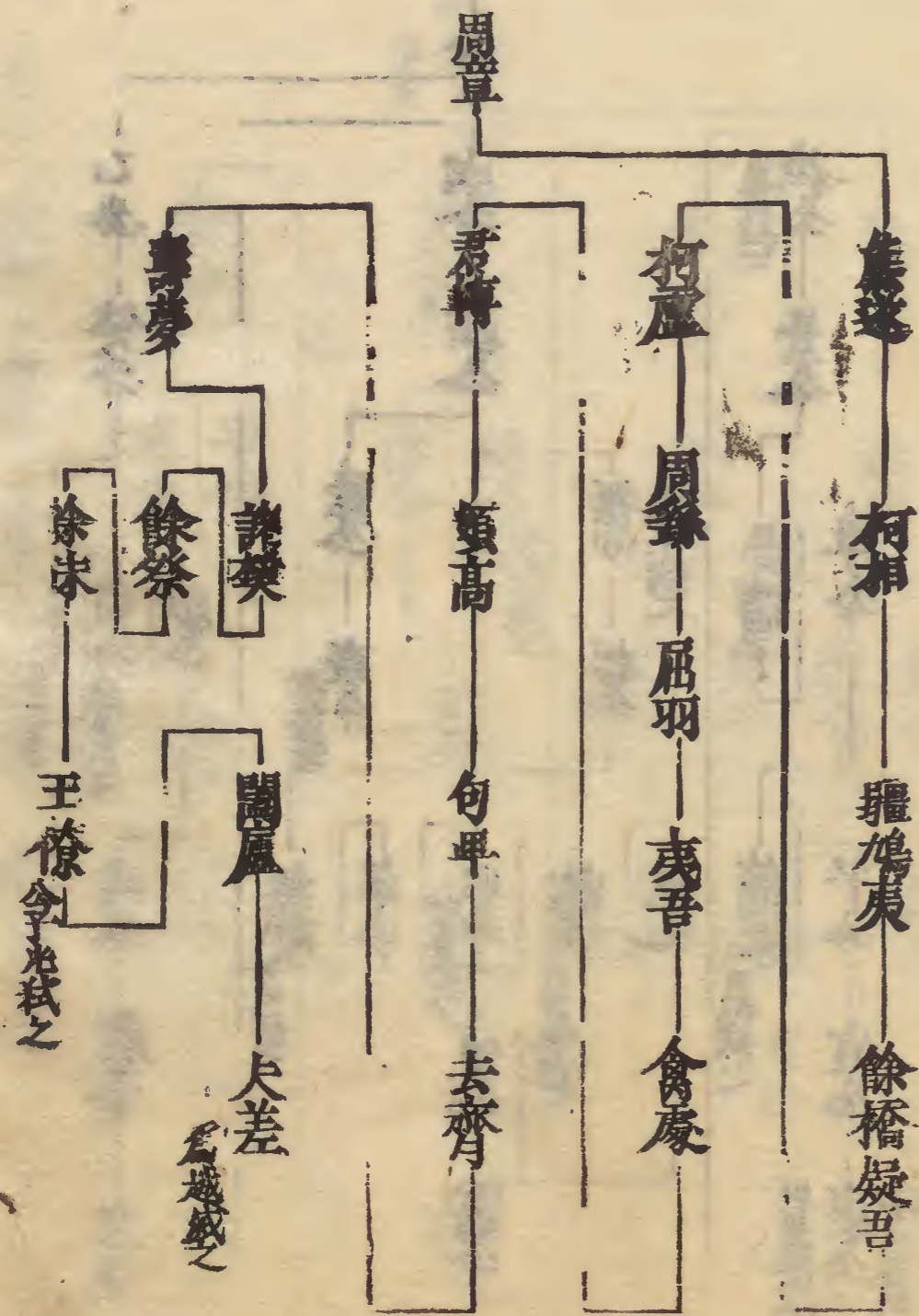
夏 譜 系 圖



漢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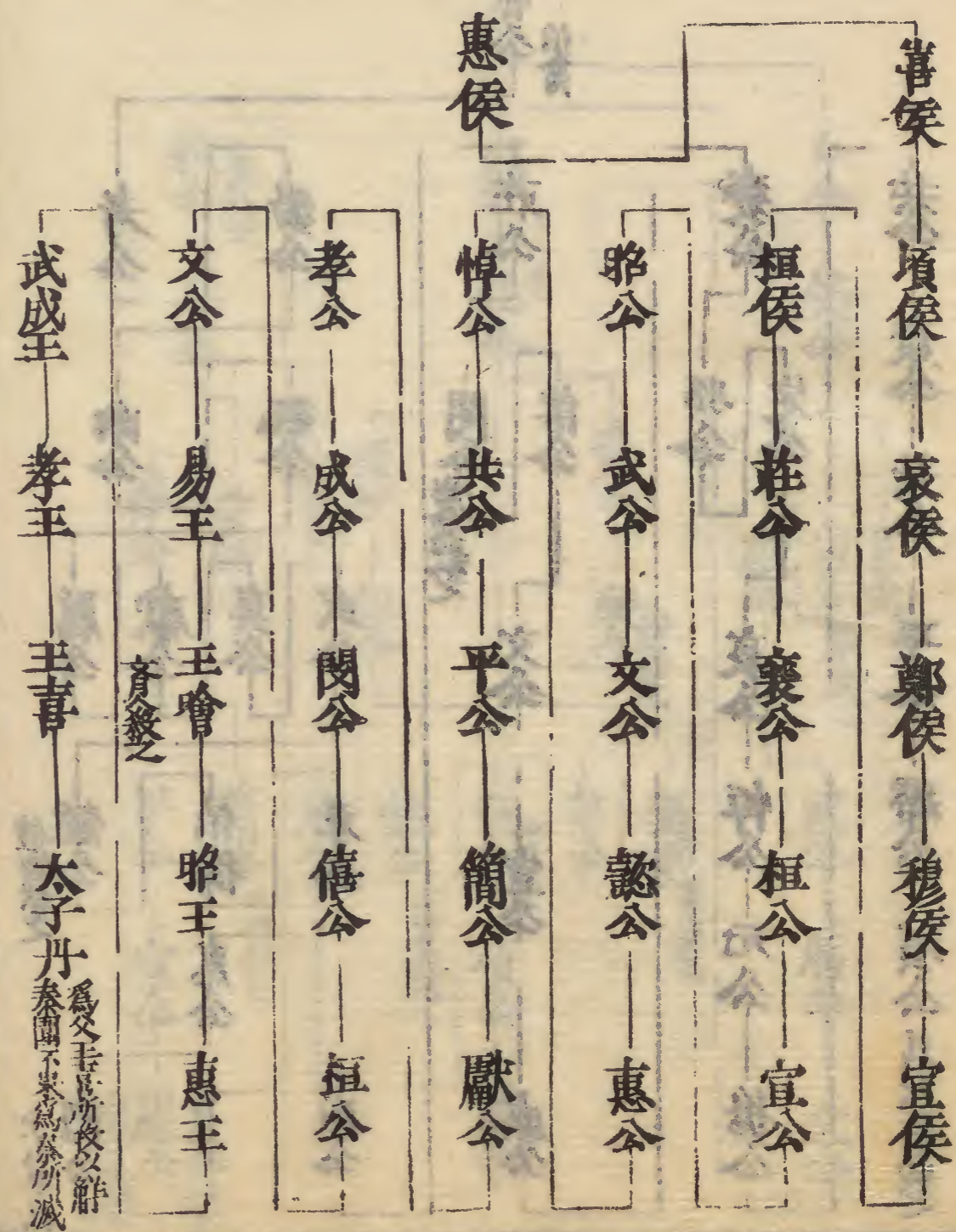
吳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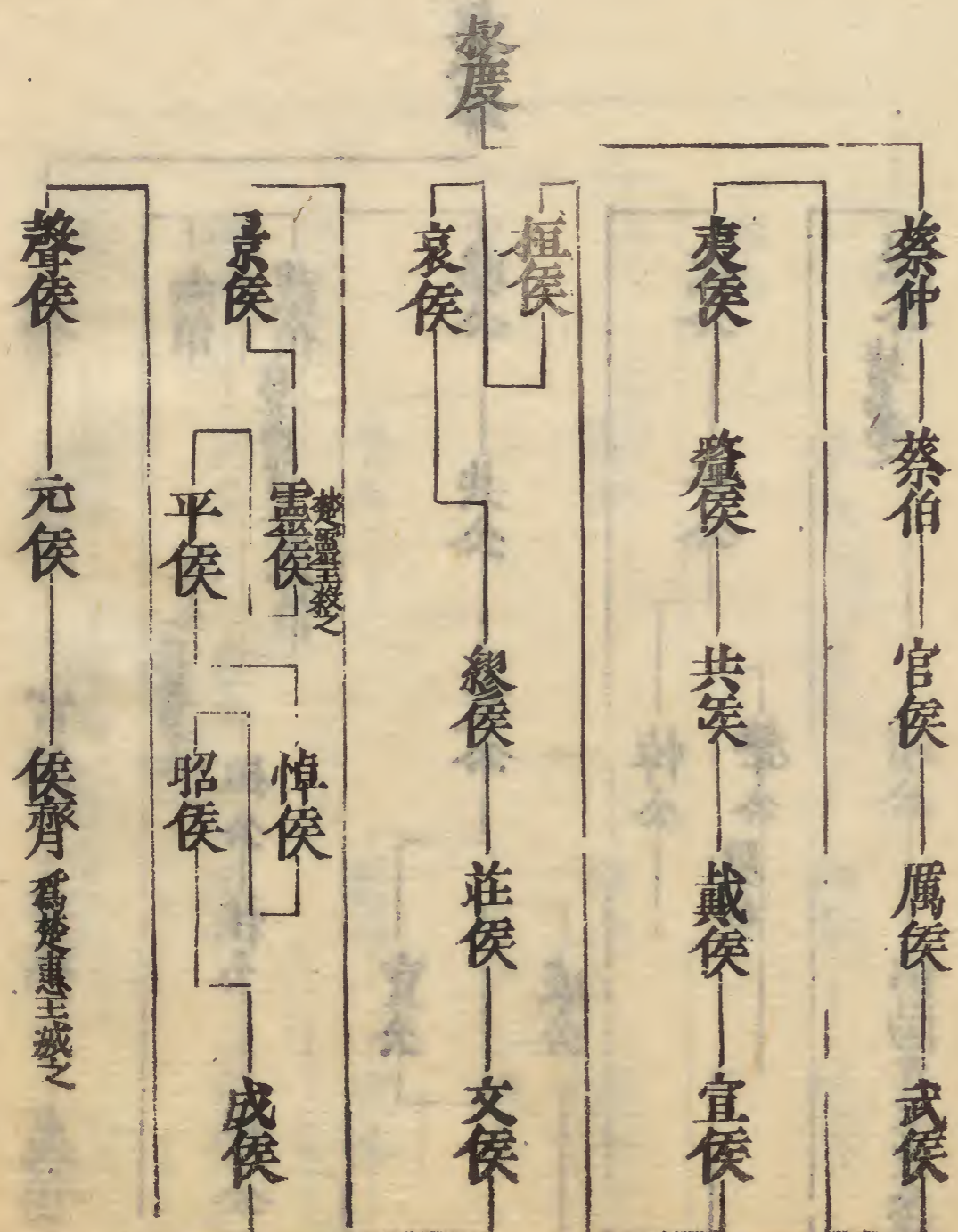
漢世系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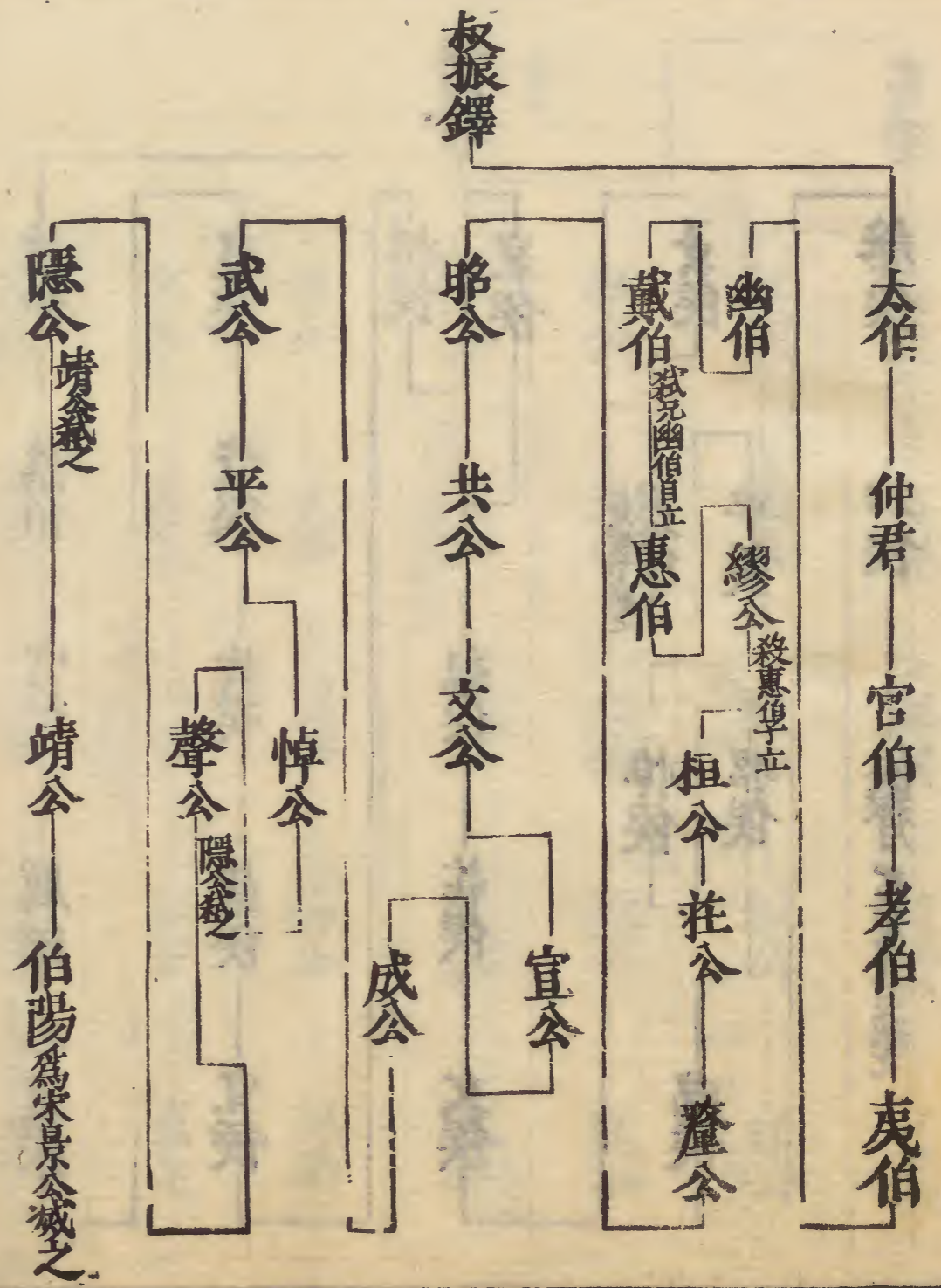
燕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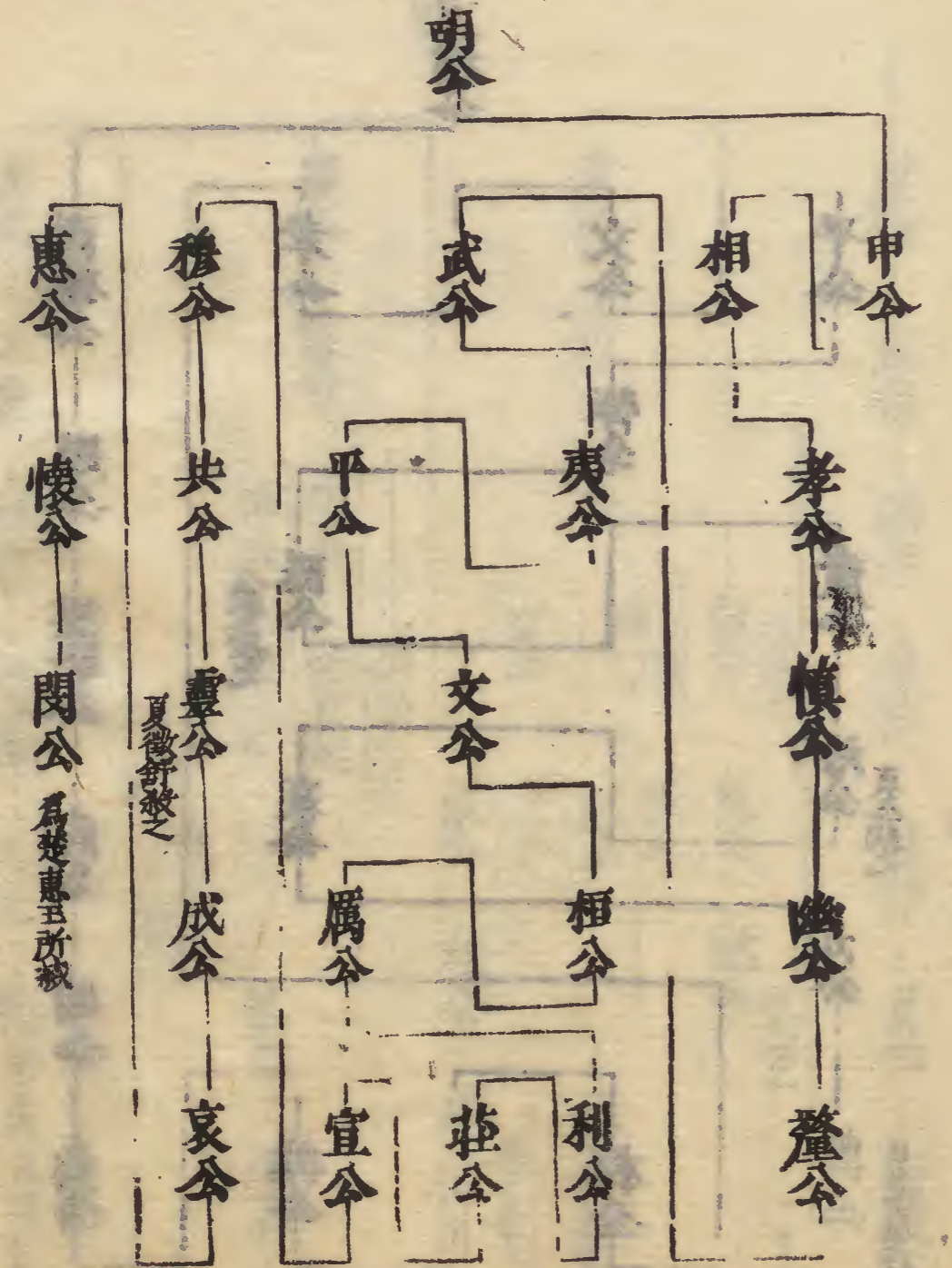
蔡世家譜系圖



曹世家譜系圖



陳世家譜系圖



陳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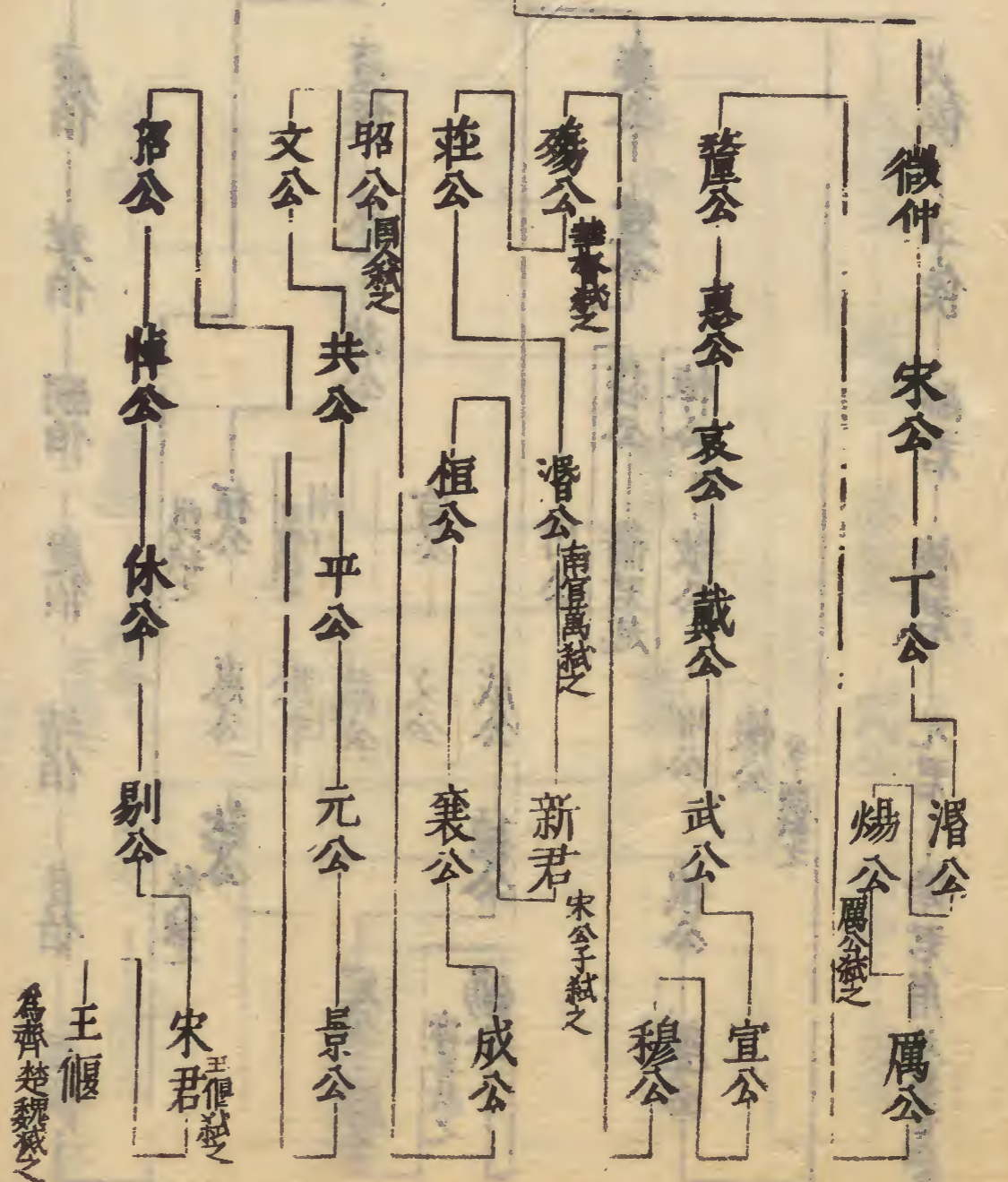
廿七

曹世家譜系圖

廿八

宋世家譜系圖

微子



晉世家譜系圖

唐侯叔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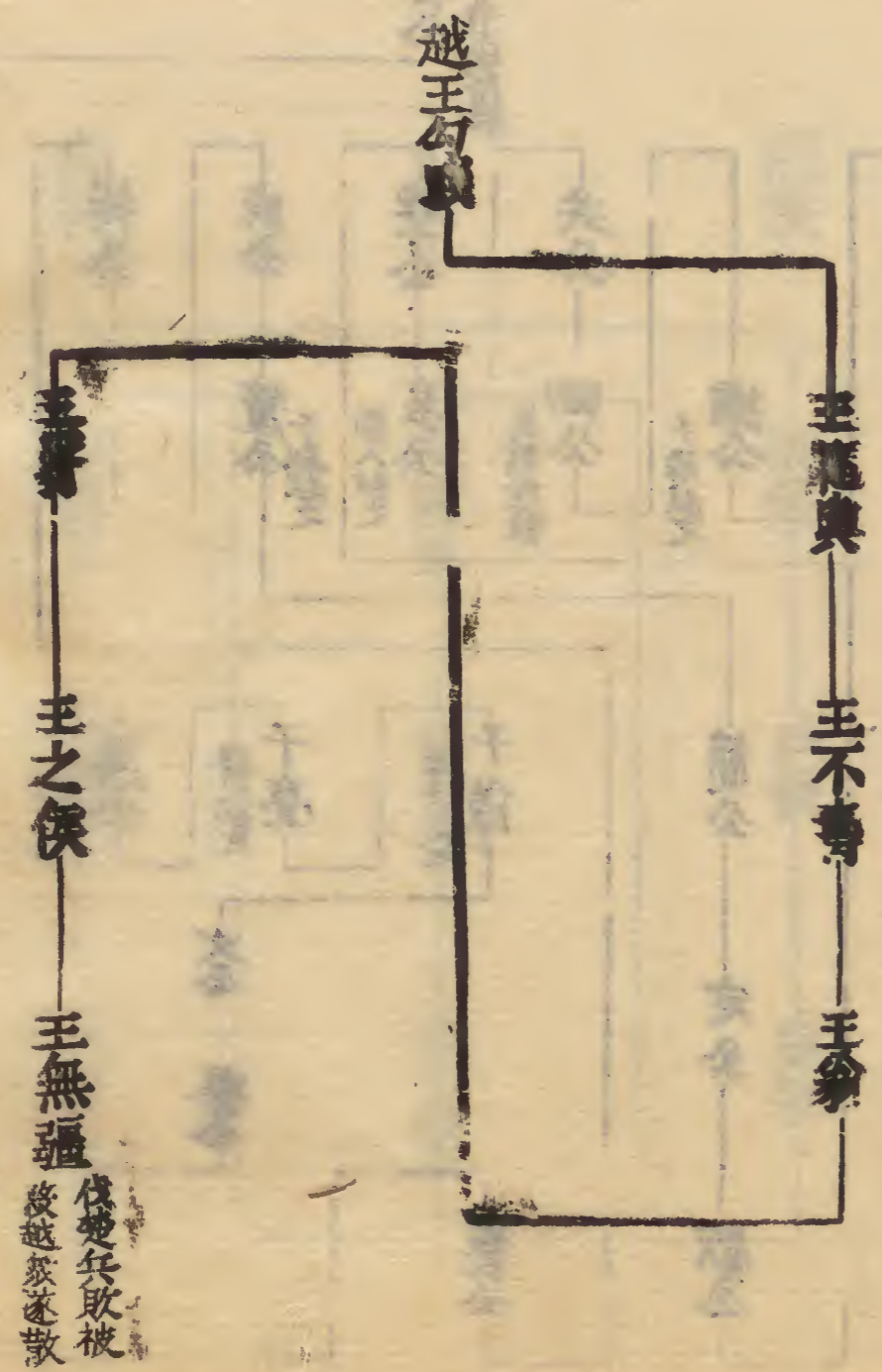
宋世家譜系圖

州

楚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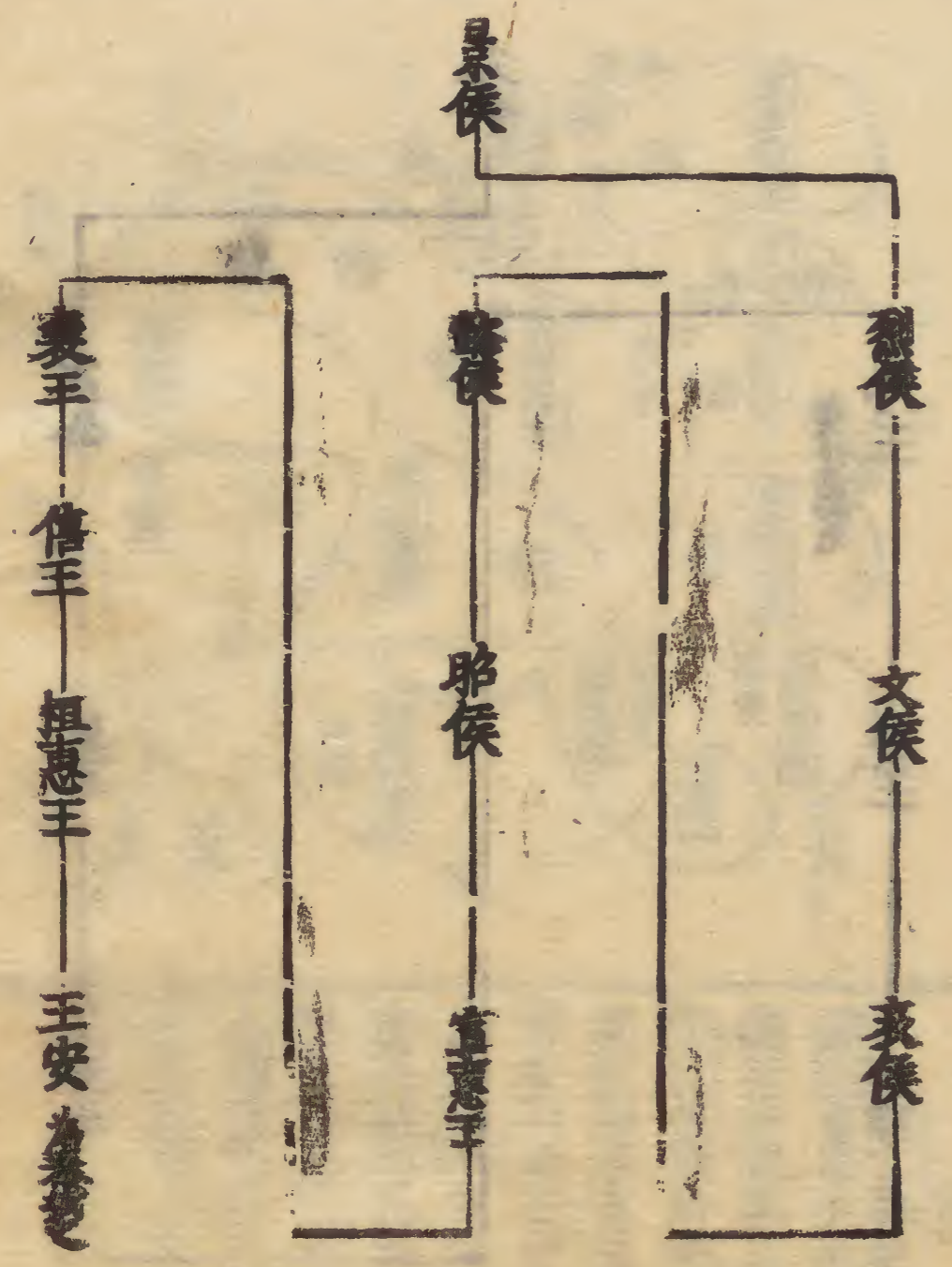
越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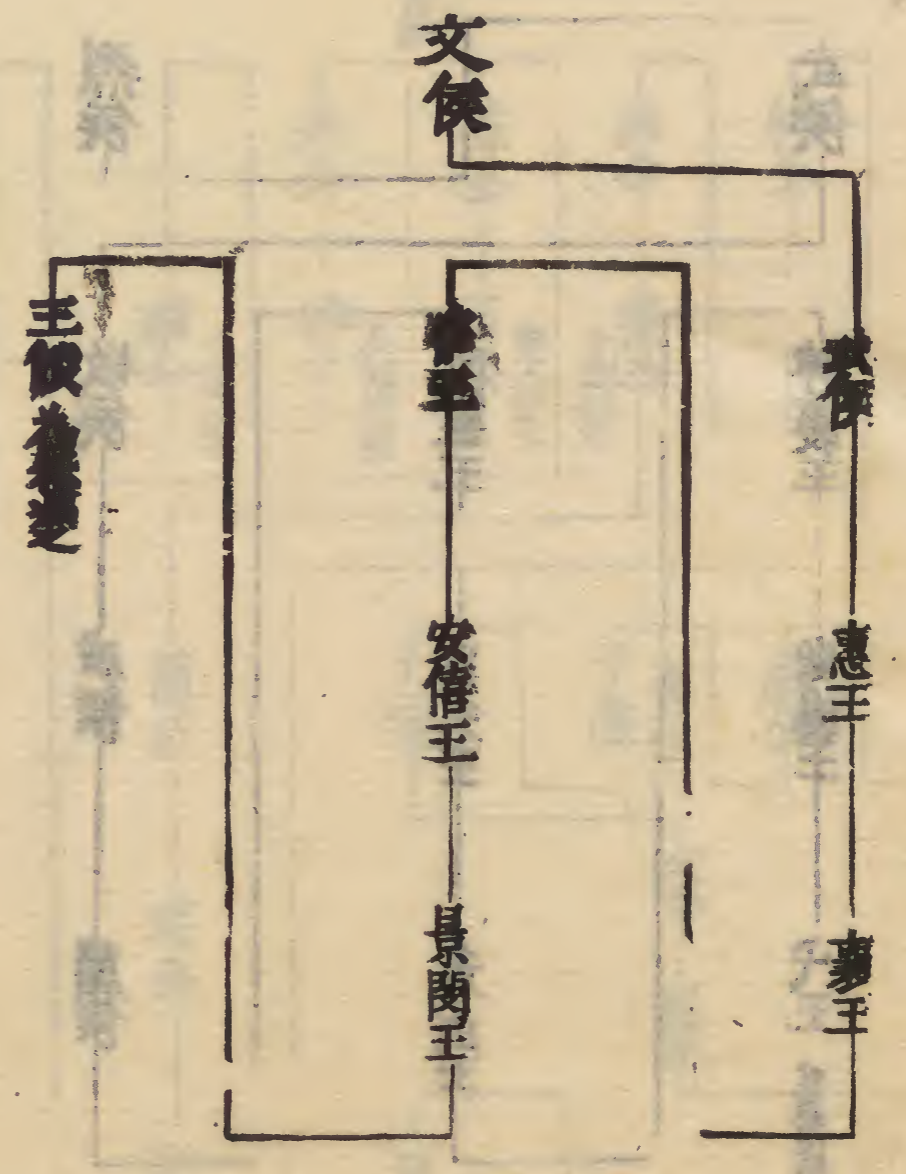
會秦世家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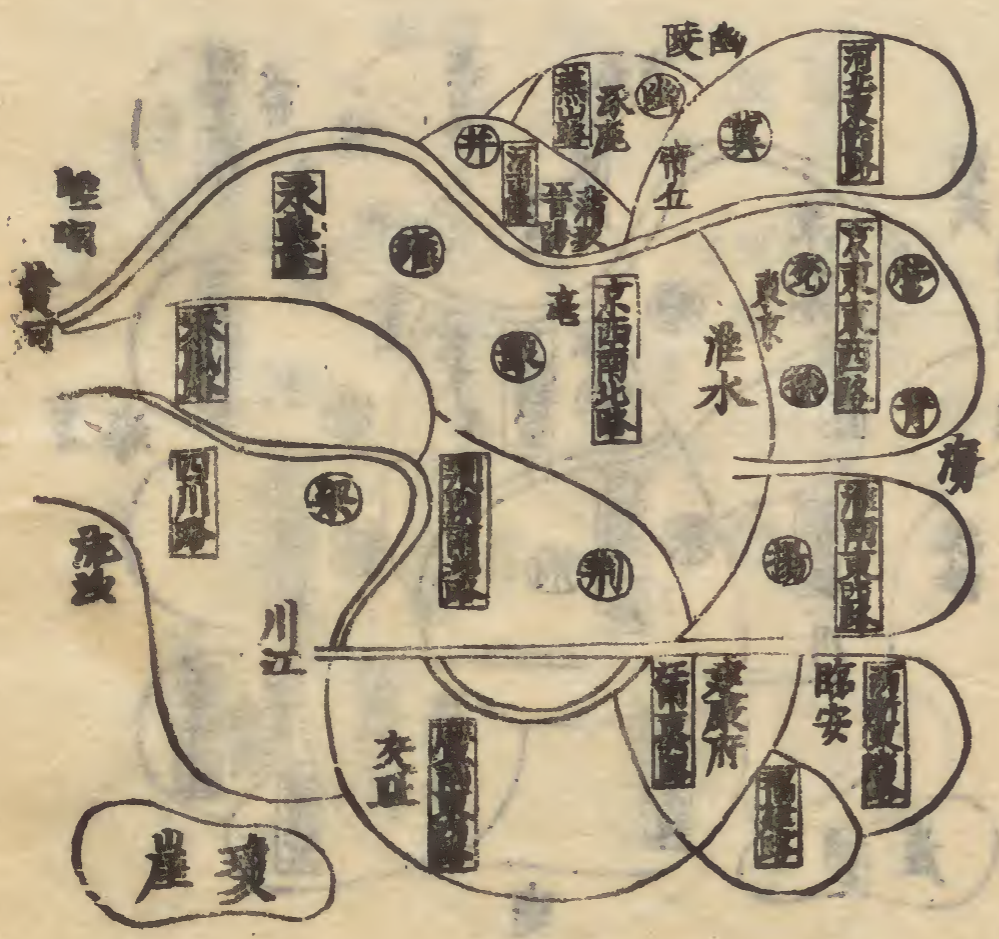
韓世家譜系圖



魏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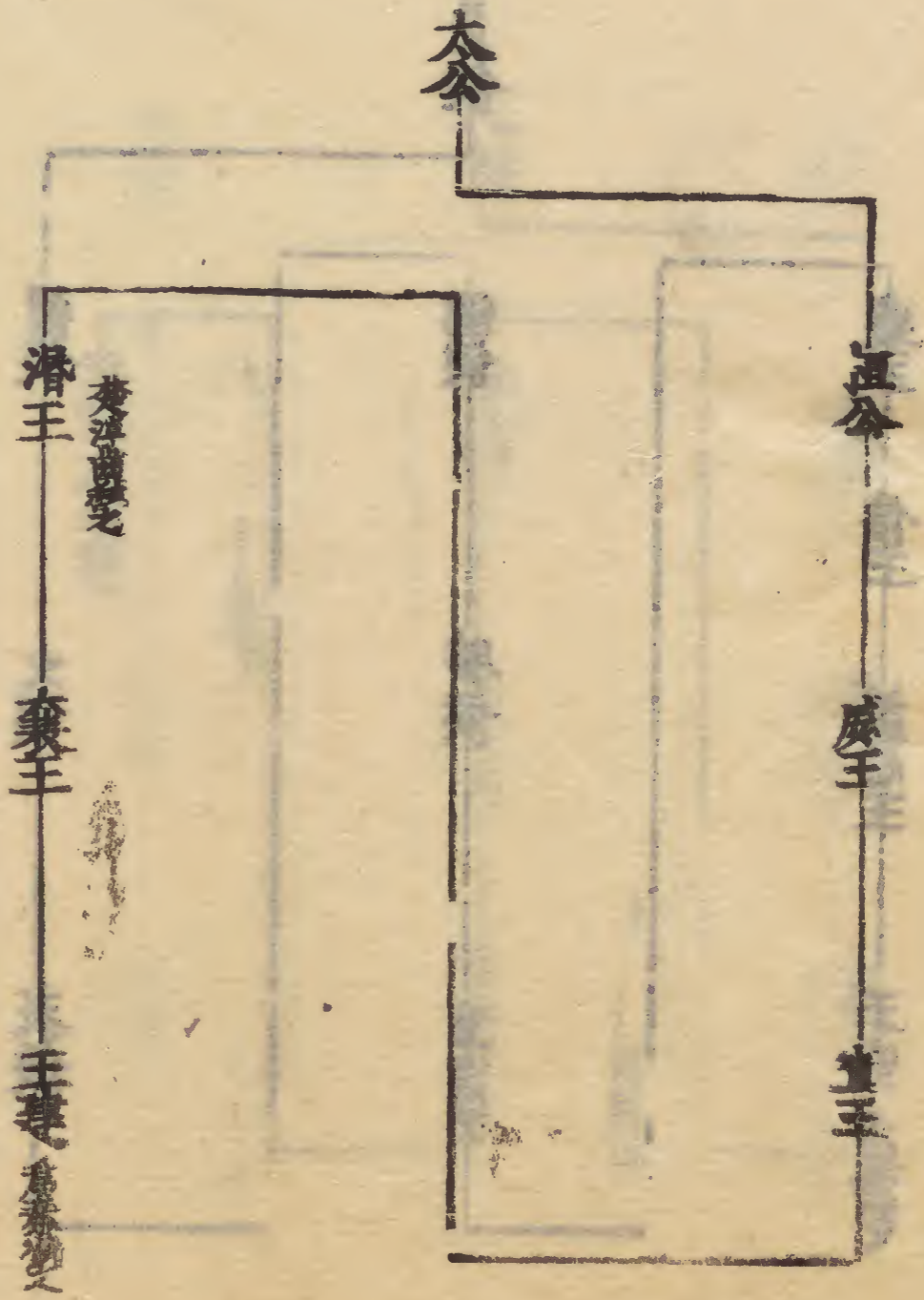


五帝國都地理圖



涿鹿黃帝所都帝堯
 順帝所都亳高辛所
 都冀州堯所都蒲坂
 舜所都涿鹿冀州蒲坂
 皆在河東是時方有
 九州故河東河北一
 也其初水患既平禹
 別天下為九州後以
 人物浩繁析書為書
 析冀為幽并凡十有
 二州

田齊世家譜系圖



史記評林凡例

一太史公史記批評古今已勉者惟倪文節史漢異同楊
升庵史記題評唐荆川史記批選柯希齋史記考要其
抄錄流傳者何燕泉王槐野董溥陽茅鹿門數家若楊
鐵崖王守溪陳右忠茅見滄田豫陽歸震川數十家則
又蒐羅而出之悉選錄入茲刻更閱百氏之書如史通
史要史鏡史義唐宋確論史綱辨疑黃東發日抄丘瓊
山世史正綱日格子學史之類凡有發明史記者各視
本文標揭其上間有總論一篇大旨者錄於篇之首尾
事提其要文鈎其玄庶其大備耳

一諸名家讀史總評散見各集茲刻輯錄於前一展卷可
得大旨云

一史記原引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楚漢春秋諸書間有據其要而未及詳者茲併錄全文於上名之曰按仍下一字以別之

一百氏之書如風俗通白虎通越絕書說苑新序論衡韓詩外傳等類與史記互相發明茲擇其切要者錄之於上以備考証亦名曰按云

一篇中綱領節自關鍵諸家未評者茲僭揭于上亦曰按云

一篇中虛實主客分合根枝與夫提掇照應總結及單辭賸語批評所不能載者悉注于傍

一史記文法有連數十字不斷句而不句者則闕于中為讀有止一二字當斷不句而句者則闕于側為句一以

宋本今監本為則

一史記舊本每有分親本文欺註于句中者茲註於句之下庶便誦讀云

一史記舊本每相徇摺涉于兩是者不敢妄為改撰悉依宋本仍仿注丁本某字作某字以俟博古者訂之

一蘓子由古史贊史記之羽翼也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列于太史公贊後而與索隱述贊並茲刻或用東萊所纂或用子由全文一如十七史詳節例古史所無者闕之

一索隱述贊舊本大字與本文無別故每或病而刪削之茲刻述贊與古史並細書所以別本文也

一東坡指掌圖所以詳郡邑之沿革茲刻於帝王侯世系圖歷代地理圖皆繪于前一如呂東萊十七史詳節例

一史記兩處重出各有註釋不同如武帝紀與封禪書之類茲併注一處而本文則仍其舊云

一史記篇名次第已見太史公自序中舊本致有改易篇名紊亂次第者如以老子居首而與伯夷同傳甚為無謂茲依太史公自序云

一太史公沒後逸景帝紀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禮樂律書

三主世家新削日者龜策列傳凡十篇有錄無書元城

褚先生補之雖非太史公手筆茲仍存之以足一百三十卷之數云

一小司馬氏補三皇本紀茲列于目錄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數也

一五帝等紀酷吏等傳雖數人同叙其血脉聯絡本為一

篇舊本割裂分題殊失本旨茲仍合之各自為起又始

皇等紀以歲次起歷律等書以象緯起皆以便觀覽也

一史記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數十家但近時見行者皆

本無索隱述贊白鹿本無正義陝西本缺封禪河渠平

淮三書惟金臺汪本蒲田柯氏所校頗少差謬茲刻以

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間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參之

反覆讐校庶免文豕魚魯之弊云

隆自弱冠讀先大夫史記抄且且夕焉而悵其未

裕也嘗博蒐羣籍凡發明馬史者輒標識於別紙

積草青箱非一日矣乃伯兄稚哲友人金子魯來

自國門獲所錄諸名家批評總總焉私竊艷之而

雲間張玄超持所纂叢微者造余廬而印証也已

復負笈大方益羅史家所珍秘者彙之而哀然成
帙矣則為嗜古者相假貸無寧居焉古歎汪夫羅
揚張氏咸稱好事遂各捐貲付梓肇於萬曆甲戌
訖於今丙子冬編摩歲月形勞神悴聊以償嗜書
之志若其見聞阻狹掛一漏萬則以俟多識君子
金子魯名學曾張玄趙名之象先大夫諱約言伯
兄名迪知併書以志本始云

吳興後學凌稚隆識

蓋自史記評林行龍門子益藉是赫寰中矣余讀
諸集評曰心苦哉節有度詳而有體讀篇後諸佐
評曰美哉淵淵乎若臚列讀凌自評斷曰白雪陽
春維寡和矣顧又聞徐龍灣叙史評以凌不及錄
其評為恨余用是摺據葵陽老師及鳳洲龍灣九
我了凡如崗諸名公言駭凌評倍之每段冠一增
字示別而余也款啓漫着光緡白三字與凌評並
云客曰駢拇枝指而繁於辭不蚺足乎是不然夫
有麟經則有左聞人齋是而公穀足矣迺胡康侯
又著傳為麟經翼也不則尊公穀曰臨宋儒夫孰
能不波猶自勤俞兒狄牙善而羞冀人口噉哉客
曰然

溫陵後學李光縉識

史記評林姓氏

晋

葛 洪字客父東陽人

南北朝

沈 約字休文吳興人 劉 勰 東莞人

李蕭遠

唐

韓 愈字退之南陽人 白居易字樂天華州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權德輿字載之洛陽人

李德裕字文饒贊皇人 高 參 南陽人

元 稹字微之河南人 陳越石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 李 觀字元賓趙州人

李日翹

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

宋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

范仲淹字希文姑蘇人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林之竒字少穎侯官人

劉放字貢父新喻人

蘇軾字子瞻眉山

蘇轍字子由眉山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

鮑彪 縉雲人

晁無咎

劉子暈字彥中崇安人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人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

朱黼

舒雅字堅甫廬州人

劉辰翁

廬陵人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

費衮

無錫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吳師道

東陽人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李塗字性學

胡一柱字庭芳婺源人

朱翌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

陳仁子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

洪邁字景盧鄱陽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樓昉

鄞縣人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

宋無字子虛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

唐庚字子西丹陵人

陳桎字子桎奉化人

黃履翁字吉父三山人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 林駟字德頌寧德人

陳祥道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

元

金履祥 蘭谿人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

國朝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

楊士奇字以行泰和人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

王懋字敬勉錢塘人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

周洪謨字堯佐長寧人 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

謝鐸字鳴治太平人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

錢福字與謙華亭人 李應禎字復伯長洲人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陸欽字鼎儀崑山人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

王九思字敬夫鄆州人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 崔銑字子鐘安陽人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

徐禎卿字昌穀太倉人 王韋字欽佩江浦人

邵銳字思抑仁和人 胡纘宗字孝思泰安人

楊 慎字用修新都人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

霍 韜字渭先南海人 王廷陳字維欽南陽人

陳 憲字聲伯德清人 陳沂字魯南鄆縣人

許相卿字台仲海寧人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

黃 佐字才伯香山人 馬汝驥字仲房敘德人

顧 璘字華玉吳縣人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 林希元字茂長同安人

敖 英字子發清江人 陸 燦字子餘長洲人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 袁 表字承之吳縣人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

凌約言字季默烏程人 茅 贊字邦獻錢塘人

董 份字用均烏程人 高 儀字子象仁和人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 汪道寬字伯玉歙縣人

茅 坤字順甫歸安人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

薛應旂字仲常武進人 張之象字玄超華亭人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

何良俊字玄朗華亭人 宗 臣字子相興化人

吳 鼎字 錢塘人 尤 瑛字汝白無錫人

高 岱字伯宗京山人 葉 盛字與中崑山人

李攀龍字子鱗濟南人 陳文燭字伯玉沔陽人

劉 鳳字子威長州人

以上諸名家字里無考者闕猶有不及載姓氏者以所評僅得一二節故不敢彙錄于此云

增補

吳國倫字明卿武昌人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
黃洪憲字懋忠嘉興人 盧舜治字恭甫烏程人
屠隆字長卿東海人 袁黃字儀卿嘉興人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 焦竑字弱侯北海人
陳懿典字孟常秀水人

史記評林姓氏終

史記評林引用書目

史評

史記題評 楊慎
史記選要 唐順之
王守溪史記評抄 鏊
何燕泉史記評抄 孟春
茅見滄史記評抄 璜
凌藻泉史記評抄 約言
茅鹿門史記評抄 坤
王遵巖史記評抄 慎中
史通 劉知幾
十七史詳節 呂祖謙
史記考要 柯維騏
監本史記 余有丁
陳石亭史記評抄 沂
王欽佩史記評抄 章
董澤陽史記評抄 份
王槐野史記評抄 維楨
張王屋史記發微抄 象
史要 衛翹
古史 蘇轍
史漢異同 倪思

史鉞 楊維禎

史義拾遺 楊維禎

世史正綱 立濬

日格子學史 邵寶

史綱辨疑

三史文類

文翰大成

文苑英華

文章辨體

文章正宗

文編

雜編抄

崇古文訣

文章精義

文髓

古文類抄

文章關鍵

妙絕古今

唐文粹

唐宋名賢確論

韓昌黎集 愈

柳柳州集 宗元

歐陽文忠公集 修

白樂天集 居易

皮日休集

宋文鑑

蘇老泉集 洵

王臨川集 安石

蘇文忠公集 軾

欒城集 蘇轍

西京雜記 葛洪

張文潛集 耒

秦淮海集 觀

劉屏山集 子翬

呂東萊讀書雜記 祖謙

黃氏日抄 震

鶴林玉露 羅大經

容齋隨筆 洪邁

宋景文公筆記 祁

困學記聞 王應麟

梁溪漫志 費衮

皇明文衡

皇明文範

皇明文則

宋潛溪集 濂

遜志齋集 方孝孺

野客叢書 王楙

震澤長語 王鏊

吳苑菴集 寬

程篁墩集 敏政

何大復集 景明

李空同集 夢陽

董中峰集 玘

鄒東廓集 守益

懷麓堂稿 李東陽

康對山集 海

王文成公全書 守仁

朱凌溪集 應登

陸儼山集 深

羅念菴集 洪先

黃五嶽集 省曾

王氏存笥稿 維楨

副墨 汪道崑

玩芳堂稿 王慎中

許茗山集 應元

宗子相集 臣

田叔禾稿 汝成

歸震川集 有光

史按

尚書

禮記

左傳

穀梁傳

公羊傳

國語

戰國策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呂氏春秋

孔子家語

老子

爾雅

世本

莊子

列子

淮南子

荀子

抱朴子

孔叢子

大事記

越絕書

前漢書

漢紀

論衡

說苑

新序

白虎通

風俗通

鹽鐵論

帝王世紀

竹書紀年

山海經

列士傳

列女傳

古史考

通志書

文獻通考

朱子綱目

杜氏通典

劉氏外紀

博物志

許氏說文

兩漢精華

一統志

地理志

通鑑纂要

人代紀要

兩漢博聞

丹鉛總續餘聞四錄

芥隱筆記

攝山記

襍事篇

右史評書自先列史記諸書名家諸抄次及文翰大成而下以所重在評史者書之先後弗計也

增補

王鳳洲四部稿

李滄溟集

焦氏類林

焦氏筆乘

史記評林引用書目終

史記評林目錄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著

宋 中郎 外兵 曹叅 軍 裴 翻 蔡 解

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觀

唐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帝紀十二卷

索隱曰紀帝王之事故法天之歲是大歲皆十二年一周天也

年表十卷

索隱曰法天之剛柔十且以紀時也

八書八卷

索隱曰法時有節以成歲也

世家三十卷

史記評林目錄

四十六

索隱曰法三十日而成月故曰三十幅共一載亦其意也

列傳七十卷

索隱曰七十卷法八臣七十而致仕也

以上共一百三十篇

索隱曰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也

第一卷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第二卷

夏本紀第二

第三卷

殷本紀第三

第四卷

周本紀第四

第五卷

秦本紀第五

第六卷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項羽本紀第七

第八卷

漢高祖本紀第八

第九卷

呂后本紀第九

第十卷

孝文本紀第十

第十一卷

孝景本紀第十一

缺 褚少孫補

第十二卷

孝武本紀第十二

缺 褚少孫取封禪書補

第十三卷

三代世表第一

第十四卷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第十五卷

六國年表第三

第十六卷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第十七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第十八卷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第十九卷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第二十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第二十一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第二十二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三卷

禮書第一缺
取荀子禮論補

第二十四卷

樂書第二缺
取樂記補

第二十五卷

律書第三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六卷

曆書第四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七卷

天官書第五

第二十八卷

封禪書第六

第二十九卷

河渠書第七

第三十卷

平準書第八

第三十一卷

吳太伯世家第一

第三十二卷

齊太公世家第二

第三十三卷

魯周公世家第三

第三十四卷

燕召公世家第四

第三十五卷

管蔡世家第五

管

蔡

曹

第三十六卷

陳杞世家第六

陳

杞

第三十七卷

衛康叔世家第七

第三十八卷

宋微子世家第八

第三十九卷

晉世家第九

第四十卷

楚世家第十

第四十一卷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

第四十二卷

鄭世家第十二

第四十三卷

趙世家第十三

第四十四卷

魏世家第十四

第四十五卷

韓世家第十五

第四十六卷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第四十七卷

孔子世家第十七

第四十八卷

陳涉世家第十八

第四十九卷

外戚世家第十九

呂太后

薄太后

竇太后

王太后

衛皇后

陳皇后以下附
王夫人

李夫人
邢夫人

尹嬃好以下續
鉤弋夫人

第五十卷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交

趙王遂

第五十一卷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賈

燕王澤

第五十二卷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第五十三卷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第五十四卷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第五十五卷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第五十六卷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工陵附

第五十七卷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條侯附

第五十八卷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

濟川王明

濟東王彭離

山陽哀王定

濟陰哀王不識

第五十九卷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

臨川哀王闕干

臨川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王端

趙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真定王平

第六十卷

三王世家第三十 缺
褚少孫補

齊王閔 燕王旦 王莽 廣陵王胥

第六十一卷

伯夷列傳第一

第六十二卷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第六十三卷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六十四卷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第六十五卷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第六十六卷

伍子胥列傳第六

第六十七卷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第六十八卷

商君列傳第八

第六十九卷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 以下附

第七十卷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第七十一卷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第七十二卷

穰侯列傳第十二

第七十三卷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第七十四卷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子

駟衍 附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第七十五卷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馬騮 附

第七十六卷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第七十七卷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第七十八卷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第七十九卷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第八十卷

樂毅列傳第二十

第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

附

李牧

第八十二卷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第八十三卷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第八十四卷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第八十五卷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第八十六卷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第八十七卷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第八十八卷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目錄

蒙毅

第八十九卷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敖附

第九十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第九十一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第九十二卷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第九十三卷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第九十四卷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 以下附

第九十五卷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鄴

夏侯嬰

灌嬰

第九十六卷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周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韋賢以下續
黃霸

魏相
韋玄成

丙吉
匡衡

第九十七卷

鄺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鄺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九十八卷

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少孫補

傳寬

斬欽

周繇

第九十九卷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第一百卷

李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第一百卷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第一百二卷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第一百三卷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附
石慶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敖

第一百四卷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在續

第一百五卷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第一百六卷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第一百七卷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第一百八卷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第一百九卷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

第一百十卷

匈奴列傳第五十

第一百一十一卷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該

郭昌

趙食其

苟彘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一百一十二卷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以下附
嚴安

第一百十二卷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蒼梧王趙光

第一百十四卷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第一百十五卷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第一百十六卷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第一百十七卷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第一百十八卷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一百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一百二十卷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第一百二十一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蝦丘江生附

第一百二十二卷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第一百二十三卷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第一百二十四卷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 附

郭解

第一百二十五卷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一百二十六卷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以下續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第一百二十七卷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卷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褚少孫補

第一百二十九卷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一百三十卷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評林目錄終

讀史總評

鄭樵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
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
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
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
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
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
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
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
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
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
之路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

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晁無咎曰莊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大經序游
俠則退處上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後
世愛遷者多以此論予謂不然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
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之
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
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
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
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
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秣卒陷腐刑
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
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蓋貧賤

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
不歿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
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
廉頗酈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後之庸人必曰智如
廉頗辨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
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
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
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夫秦伯子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
舉十以廢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
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

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二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二何也不數與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明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獯狁亦或庶幾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不免乎絕與弃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豈管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立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也

又曰司馬遷作史記太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

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在彼必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黃震曰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于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戒者又約之而作春秋矣大史公取孔子已弃而不載者復為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無責然大史生長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又曰帝紀世家從一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又曰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為質也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為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秦觀曰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

取焉又曰仲尼多變變義也子長多變變奇也夫惟所
變不主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
于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林駟曰嘗考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
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
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
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為田和
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
既卒始書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矣十二諸侯
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
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
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

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

又曰嘗考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
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
時征利之非於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緯
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歷書則載古歷
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一分之法者以見
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也

又曰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于天下
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
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
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
有大于列傳則繫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則師

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繫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動烈冠于羣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

黃履翁曰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撫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于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于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其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

魯輦曰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儔倖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

范祖禹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傳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王應麟曰班固謂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亡書顏師古以為此十篇者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

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能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有畏禍而不取藏乎其三日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斲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刊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妍媸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

馬端臨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曰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為史記

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著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送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渚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綿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

弔大夫之冤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劔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陳傳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
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
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
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洪邁曰太史公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
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
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
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
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
不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
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及遂卒定從而
歸至于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
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
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新垣
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是數者重

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王懋曰太史公每用卽字如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前闕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幸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其可將兵之類此善用字法處

王鏊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又曰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疏畧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又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鄭一鵬曰司馬氏豪材博學世掌天官漢興去古未遠文獻足徵故其書斷自軒轅訖于天漢上下三千年間約爲五十萬言成一家書雖時有牴牾然撮六藝之微言

弘三才之奧奇而不謫直而無隱覈而成章語一代良史不誣也

黃佐曰昔孔子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于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千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脅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於強秦則恐其亾之不亟於徒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

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王禘曰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色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案發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美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人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

何喬新曰粵自麟經絕筆史學家參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下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萃質而不裡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敘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

其實是辨而不萃也敘貨產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粟漆竹以至籍藁鮫魼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裡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二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蕪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占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矣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思之酷其不隱惡可見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撮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滲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敘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鞿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銖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鵝雁不可剪鳧頸不可續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

班固四傳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于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又曰按太史公所為史記一百二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上而要之指次古今出

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翺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蕩迢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

又曰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嫛姚跌蕩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

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墓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感慨者尤多故又別為變調也

又曰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鄯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而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墓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歿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二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飲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以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關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後文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

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一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蜂蟻蟻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尺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卽如班掾便多崖斷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姦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駕磊落而多感慨。

又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小動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

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辭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蒼藁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陳文燭曰昔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明王道而辨人事子長自叙及之有意于孔氏哉三代之道若循環周秦之間文教矣漢興承敝變易乃高祖贊不言其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又仲尼尊周之意若其文萃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學蓋其真豪邁不羈寬大易直類乎其入耳孰謂文章之道止與政事通哉

又曰楚石奢自刎而死晉李離伏劍而死子長附諸循吏之後彼以爲立楚昭之名正晉國之法豈其身經難室苦深文巧詆之吏以循與之耶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縱父過聽兩入之心必一死而後白于載揆之有文憐者故重民命者有司之先務也奈何視如草菅也邳都寧成諸酷吏傳明著刑族以示戒而子長之意深遠矣

盧舜治曰嘗讀太史公自叙其生龍門十歲好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嶷浮于沅湘比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然後適梁楚以歸固知其足跡徧天下然後出其耳自之所聆驟脣吻之所談說以成一家之言非坐而索之無何鄉者

故其紀項羽則于鴻門垓下所以擁樊噲泣虞姬者獨
得其嗚咽而歎歎紀高帝則于澤中沛上所以斬白帝
子狎故老歌兒者獨得其神武而慷慨紀諸侯表能列
諸國之形勢如賭之掌握紀貨殖能籌大都之物產如
販之市纏田單傳敘其兵以奇勝也儼然一飛鳥神師
之頡頏留侯傳敘其計以智勝也飄然一赤松商山之
遥曳信陵下士真如蹀躞于夷門孟嘗好客恍若繾綣
于壘舍范叔何一寒如之也喜綿袍戀戀於故人曹參
何不治事如之也羨醇酒偏呼於從吏淮陰侯之戰拔
趙幟立漢幟雅譽其井陘空壁之雄李將軍之射飲虎
石騰胡兒盡書其鴈門飛將之勇語田竇之過從難於
滿觴而膝席揭夫之罵坐豈言於斬頭而陷胷凡此類者
蓋得之神遊發之神奇正如鹿門先生所謂曩之所云
司馬子長者肩也髮也而今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精也
髓也此為獨得其解者也雖然古之文章以奇著者亡
慮數家莊生南華之文玄而奇也屈原離騷之文怨而
奇也戰國縱橫之文闔而奇也太史公史記之文游而
奇也持是以睹古之作者庶可以語於奇矣反是索之
茫如探之冥如猶之乎南其轅而走鄒嶧北其面而向
九嶷也鮮不至於眩且惑矣

附

短長說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境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
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
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
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
假托以撰者余恠其徃徃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
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
佐裨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澁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
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
楚主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
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疆內叛

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
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
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
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僂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
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
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焚躡朱
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
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
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
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
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
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擲
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
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邛中貌美而陽疆以
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為毒也宮監
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鈞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醜而其鈞
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項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解客有
來謁者曰請湏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曰臣不肖
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
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

有携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晝茹胆而令於庭曰夫
差尔忘越王之殺尔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
越勾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
夕枕薪晝茹膽而令于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
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
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
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
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莘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憚君所悉也惟憚日
夜不忘齧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憚幸在遠可圖
也妾歆行申生之胙而惧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
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憚之治

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
南之地以動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
人若猿獠若蠻又若俚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
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
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
隕月不敗者為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也居
歲餘而蜀侯憚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
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
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吾再旬而
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憚獨
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劍蜀侯憚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

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苑燼籜折宗廟勢又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沒家衆斲木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盲之間又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

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主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魏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母乃以魏為貨乎信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主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故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廢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於，曰：『安之？』此又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於，曰：『安之？』又無他，買矣。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劔騎劫砒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哀王相安平君而警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謹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國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謹曰：『吾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亡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國，乃屬其客勝。晉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問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髡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千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加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請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關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

趙有樓煩之地，廢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於，曰：『安之？』此又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於，曰：『安之？』又無他，買矣。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購於
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故道安平君不憚曰子策之善今
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
齊不敢西南其車驍也久之馮誰乃使以一乘為秦裝也
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欲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
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
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讞而去之而泄
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一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
欲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怛怛為
懼辱其社稷以為先主愛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
與邑以待薛公讞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
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

使客董之繁菁若以每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阻謁曰
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
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
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主雖然請因君而利焉
吾欲納甲一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
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
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若惟其腴都吾倍薛
而酬君何如薛公讞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
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
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
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
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

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映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來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諱也孟嘗君率諱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什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實相印兵符於臥內而旦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致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深志於畢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

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為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燕道蚤食六王趙舉勢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聞亦死降亦死等死聞什伍乎而秦之彊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又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與則折武安君諫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讞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氏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

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
左右皆以為可伐鞫武曰淺矣曷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
伐者觀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觀在燕者也胡以不觀
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
勝趙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
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
而微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
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
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
矣趙入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夕之
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郢伐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轡重千有餘乘聞之

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
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又僂而
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
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公之
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策等耳齊晉強而宋弱
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
襄之世東盡囑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
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威虞滅虢滅魏滅狄滅
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
於微封而兵不益於後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
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
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愛魏則穰侯

為大主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為入北宅圍大
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愛韓魏則穰侯
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愛韓魏趙
則穰侯為戮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
以東臨濟而齊服其最要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
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
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私
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
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道者
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
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

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元之際嚴君疾用事
惠后內主而庶長壯左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
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
信陵君發使使王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
者又信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
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
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與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亡
吾蔽也不救魏魏又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
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
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斷之恃秦衆也蓋三
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

曰不然公子不觀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
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而
尻內擻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
庶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
國帥曰唯上國之郵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
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孰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
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
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壇而令之軒一將之後期者與
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杆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
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
戰酣而四顧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
遂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燕

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
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
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
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為我不敢比數於
諸侯也且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
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
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
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
是何言也君哥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
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函斷河內使幽
嶠游士之軾入境而購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

而南托於楚是益一哥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於齊燕
是又益一哥也三分哥而抗秦猶庶支三益哥而秦不立
紕於從衡之利害割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
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恠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
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
僕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眼游渚豫且
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方垂飛於織鱗鼎
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故乎清冷鼓
簪揚鬣倏忽變化兩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
乎王曰賈人我客母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裏刃鋸龍之首
而擬繪龍則無異於讐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
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侯者跳
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早夕亡先生乃幸肯臨之先生
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
鵠鳥膺豺聲少息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乃賞罰其大
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淡悍精而法於吏將帥覘猛好謀
而殺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
搯人首而肉之右挾俘囚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
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
夫田者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
因是以齶齶人思又為後麋若駁逐之後麋駁因是以齶
齶人甚毒發矢巧中筭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國雜豹

也秦則後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
歆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為安於居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居得所歆為得之能燕
芝史居其士卒袒裼赴敵左搯人首而肉之右挾俘虜
百厲百快此自歆得所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
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蜜肌以且
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闕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
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
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
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何枝肉虎狼之口而怨
社稷也舍定問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救邑燕王

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歆地
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室亦幸赦燕否
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
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
業已吞二周拊三晉郟縣之兵且暮度易水太子為歆地
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歆地焉往得太子
讐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
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
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
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
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
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又速加燕計不遂而

主語泄秦王之說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
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萬毒其吻
荆卿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款地警
首秦王又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又送秦兵
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
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
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又
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
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又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
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
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
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
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容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
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
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
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矣容再拜曰王臣陛下之款得
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
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
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
昭穆者執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
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懼而輦
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析存焉高謝

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櫻且吾何待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
烏保以虜之馭馱百足橐駝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
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
上外者按圖而不憚也曰衛蕞尔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
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
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
皇讀而疑忽拂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
以我封保也謂保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相久
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
為秦臣共戢貢不乏宜若六王之挾王而衛我其食封勿
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誰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
保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鷹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
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
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事倍而來不義匿而事
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
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淺史
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矣所誣死者而有知也
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一人而應侯不與
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繼秦於西夷
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
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啟秦者商君也
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繩池之市

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越也若箕子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碣益之上又挾秋而起諸公子王麟之符剖而長存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故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主綏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却而杜門燕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澤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

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載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木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微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木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栢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式乃間行謁

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恠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黃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陽十公三死砒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盧若礪環衛若螳而成陽令兵木未而刺之若縛雞況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承相高而與子刺之

附

短長說下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太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管撫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隅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漣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焉不佞亡臣之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太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址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人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

七史言知長
卷三
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廷嘆
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
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
之卒四十萬人其沒諸侯王而國者二十萬人則王卒十
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
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計
其隙即灞澹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德計君安得長拔之乎
夫使鳥獲酣寢十其仇褒短衣而環侍即毋鳥獲明矣項
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俘其人
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

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
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木王殺
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
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腐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
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
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勝諸君王而相之母事治事
練卒務以東折符南罷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
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
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
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君王各
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

驚於峭澗之外秦因晉鄙客而問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
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蘭鄉之舍
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
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後秦難李牧
也則以部開間曰牧為壽捍七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游
亡燕王不款誅太子丹以購代嘉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
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
國兵而齊俱亡欽從后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不
刃東嚮也齊不徂而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
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
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
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早暮為敵間如伯者此全蠱也雖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展曝吻涸淫火四上
焚於木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
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邪祓之祝之曰玉璽夫子增
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
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
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曰卜師
前卜師乃前蹠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
之初逆武信君也為筮請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故
於雍王也君侯柰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言懷弗
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
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

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戎闕克而餒又敗夫一呼吸而存
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
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
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剗項剗腹斷肢屠胃
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
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力蠲發誰能已
也以諸侯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
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
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
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學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
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
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詭非

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
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
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
漢王與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
而楚漢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
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杆我我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
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而置
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
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右焉雖
然秦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以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
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歎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處羈勝擊淚自泥

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構楚漢王叱曰
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
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
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又貌見王王又貌取人則
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
生逐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
疾聲若霆竟曰季不歆得父耶歆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
令豎儒來調迺公也趨昂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
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
曰漢王誠歆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歆得太
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
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

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鼎之問太公
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又太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
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
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
地以求太公楚王又喜而予太公子太公吾母以為兵瑞
也乃定使臣高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
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揜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救
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子漢則毋若
以曲子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
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有
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又不敢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
王室鈞欽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

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

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信詛棄父酤酒嫖賢以于天

伐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

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啟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

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地遏劉全師季得抵間

以入峭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逐擊寡

人以奸而距曉開義帝丁介之使逆閉不內寡人以為討

寔挫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前茅歷紐王有巴漢惟

是故商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

有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喪刃嚮德飭撫浮

潛汗峨寡人策督其下醜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

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

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爰焉六

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海曾疾首壽為烈炎秦獲六王良

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慘惟義帝之暴終以待衛不處為寡

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闕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

大故耶季又葺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

人不獲已迺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

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

滎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揜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域為殲為

殲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

不寧李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親之約曰鴻溝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塲躍稱報世世安季後后土而
皇天皇天后土定聞斯言餘腥在齒復錄聽一二倫王稱
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主武王趙王梁
相國以半地金帛而謀楚曰淶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
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
人德棄交不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救足以一
奮諸侯王所冒鉅慮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閔中事之世
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單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
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吊曰嗚夫大王之以
弟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

六國之貴衆附而暫失我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
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殉
魏下高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略定之功
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太王
安得獨據然南面而稱孤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
大王稱義同鳴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杜至穀城
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
也者漢為游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主
也天下不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夫
王蓋缺焉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數國百
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獲嗜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薛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弟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刎

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
報漂母又濶略惡少年而不誅且宜之天下之士靡不南
向焉戰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為幸太王之英風
薄海外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太王有連也楚主
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歸梁王
而之焉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德
者變也然而厚也譬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
不誅且宜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
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
相印而與之間行以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
而大王之賢速過虞卿幸毋以他卻也楚王曰固也鍾離
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

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
方侯之盟漢皇帝腐心而受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又不
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
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蔽鍾離將軍而棄楚主曰諾請見
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陽色隨大夫請見不拜
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太王者稱項主耳項王滅
獨太王在漢之諸主楚王信最貴太王次之其諸南面而
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于天下
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使之以破秦嘉景駒軍
一也以二萬人北救邯鄲之危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
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

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為初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勝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彭越距固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誡不敏曰狐之獲有日月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鄒侯曰相國來帝討叛猶托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鄒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龍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愛不在

外歟夫淮陰侯感項之功也而中廢意快吾甚愛之其反也老婦請厲頑盜而為君先鄒侯曰臣聞之決難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恐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任大事鄒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母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以羅臣請徵之出見鄒侯曰下走不敢沒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沒良家待環衛之列唯是二語與聞之時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婦諄過言漢中之師誰壇而拜者濕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鄒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
仁義說也獨可以計父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遣
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遠女又慕以為闕氏生子又為太子
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
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
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
淫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鐮之
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于冒
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
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

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萬牧焉奚辭扞之上曰虜貪
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而非為人餌者也
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闕氏子東胡而兵隨其後彼
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我上不聽入
宮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
上乃歎曰唉而之不歡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
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三武
安君訥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不假尺
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懌楚靡齊膝韓魏而
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
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

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收賢也夫武安君當哀季之趙厲殘傷之卒止摧虜西邊強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收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收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為太子謂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

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討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諄也且上數在因急中幸用臣蒞蒞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踈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為上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又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箠棘貽四皓曰寡人之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閒不敢以身過請故使家令布其區區天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

海內傾響而慕焉。且以秦皇帝之強，播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以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歸除之。役無不為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歆以天下，禹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遜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然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谷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且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駝臥詳憊，不層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遷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烏敢以

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愛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為之號。鶩於市而曰鶩也，其曰非鶩而訛之者，十九號。山雞於市曰鷓也，其不即以為鷓而訛之者，十不一也。夫鶩恒見而鷓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取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浚上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日何自浚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獲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群臣偃謂曰吾欲與古帝王稱鄰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過諛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為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十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旬不千里而迄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而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擬我鄂君曰秦始皇裁帝怒甚按劍而叱曰

聖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人怨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異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杵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濼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

世六主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滅茶黥布之母及始
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母族繇此言
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
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須之讒也舍軍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
事夜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
必為即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為人長白皎嚴時
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喻辟陽侯即辟陽侯亦
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餼上尊相繼曲
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
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
長信之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

事傳侯請深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
也曰是能諫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
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傳人主也十日而不
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
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嚴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
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
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貌
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
侯右丞相而曲逆侯為左丞相

穎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
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
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

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慘懿親剪滅宗社弗
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定與
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
負乘祿產寔鑿其牙且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
宗廟大筵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傲惠於高皇帝今
者峭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
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主言雍丘之起君侯
寔布腹心高皇帝創羸掃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
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皇帝耶為
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
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穎
陰大漸說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

和

淮南王之稚辟陽侯也免冠請止關譏文帝以親故不忍
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
僂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為司寇而寬之敢譏不瀆太后
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為戚
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矧辟陽侯我
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青政官
印庫

短長說

<p>皇朝通志</p>	<p>卷之三</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	------------	----------	----------	----------	----------	----------	----------	----------	----------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